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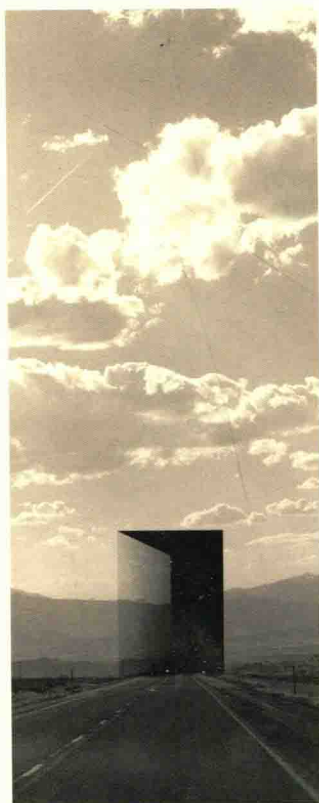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

The Illus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Global Media

全球媒介的跨文化传播 幻象

单波 刘学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

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国家形象与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创新与路径选择研究”
(12AXW006) 成果之一

The Illus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Global Media

全球媒介的跨文化传播 幻象

单波 刘学 主 编

Edited by

Bo Shan and Xue Liu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聚焦于全球媒介的跨文化传播活动,研究媒介传播中充满矛盾的跨文化道德实践,探索大众媒介层面跨文化传播的现实障碍与可能性。全书分为五篇。第一篇从宏观层面探讨媒介、文化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第二篇探讨国家权力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影响;第三篇探讨新闻报道中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第四篇探讨新媒体所带来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与可能性;第五篇探讨电影和时尚的跨文化传播。这些研究揭示了全球媒介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可能促进跨文化传播的因素,以及它们的不确定性,构成可感受的跨文化传播幻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媒介的跨文化传播幻象 / 单波,刘学主编.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313-12862-1

I. ①全… II. ①单…②刘… III. ①传播媒介-文化研究
IV. ①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1392 号

全球媒介的跨文化传播幻象

主 编:单 波 刘 学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刷: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字 数:38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7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978-7-313-12862-1/G

定 价:68.00 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28.5

印 次: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 读 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52219025

Foreword

The book focuses upon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global media. The intercultural moral practicing full of contradictions is scrutinized. And, the realistic possibilities and obstacl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re explored. There are five chapters. Chapter one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media, cultur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a macroscopic view. Chapter two exams the influence of new media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apter three discusses some problems in intercultural reporting. Chapter four explores the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brought by new media. Chapter five probes in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field of film and fashion. These researches reveal that some factors may advanc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eanwhile, these researches show obvious uncertainties of the consequence. This forms an illus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people's perception.

目 录

导论 全球媒介的跨文化传播幻象	1
第一篇 媒介、文化与跨文化传播	17
重温文化帝国主义	18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概念：一种批判视角	40
全球化背景下新媒体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48
中美文化在处理人际冲突上的差异比较	67
第二篇 跨文化传播：权力的幻象	88
中非洲：西方和非洲媒体眼中的中非关系	89
“中美国”的全球媒介话语分析	109
BBC 全球服务广播与非洲的反霸权实践	141
跨文化传播与软实力建设	157
第三篇 跨文化传播：新闻的幻象	189
处于边缘的国际新闻：脱离的状态	190
美国报人的中国观：《纽约时报》涉华政治类报道研究	207
法国新闻网站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244
“9.11 事件”十周年报道的跨文化分析	270
西方驻京记者社区的跨文化研究	286

第四篇	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	294
	中美两国微博意见领袖的跨文化分析	295
	2010 年南非世界杯中国微博中的世界观与国族认同	325
	站在“他者”视角解读中西网络新闻专题的差异： 以甲型 H1N1 流感专题为例	347
第五篇	电影、时尚与跨文化传播	364
	文化反思与媒介：博格曼电影中的宗教与人性批判	365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的影片与法国反响	379
	汉语电影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跨文化际遇——基于滇、 川、藏“大三角”地区田野资料的讨论	398
	女性之美在国际化时尚杂志中的跨文化呈现	422
致谢		447

Contents

Introduction (Bo Shan, Xue Liu)	1
Chapter One-Media, Cultur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Imperialism Revisited (Colin Sparks)	18
“Cultur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Critique (John Storey)	40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Global Context (Guo-Ming Chen)	48
The Difference of Interpersonal Conflict Resolu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Paul S. N. Lee)	67
Chapter Two-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Illusion of Power	
“Chinafrica”: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Sino-African Relationship in the Western and African Media (Hugues Hotier)	89
“Chimerica”: An Analysis of English Language Press Discourses (Yuezhi Zhao)	109
BBC World Service and Counter—hegemonic Practices in Africa (Mohammed Musa)	141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Soft Power (Junhao Hong)	157
Chapter Three-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Illusion of News	

International News at the Periphery: A Failure to Connect (Donald Matheson)	190
American Reporters' Perception of China: An Analysis of New York Times' Political Coverage about China (Jing Shao, Yuanguang Dai)	207
A Study on China's Image in French News Websites (Jun Xiao, Xuanzi Xu)	244
A Content Analysis of 9/11 Tenth Anniversary Reports (Jiamei Tang, Bo Shan)	270
An Intercultural Research on Community of Western Media's Journalists in Beijing (Dan Yang)	286
Chapter Four-New Media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Opinion Leader Activities on U.S. Twitter and China's SinaWeibo (Jennifer D. Greer, Yan Yan)	295
World Views and State Identities in Sina Weibo about 2010 World Cup (Jingxin Si)	325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Online News Reporting: A Case Study of the Coverage of the H1N1 Swine Flu (Jing Xin)	347
Chapter Five-Film, Fash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Reflection and Media: Criticism of Religion and Humanity in Ingmar Bergman's Films(Guangju Wei, Linghui Chen)	365
The Films of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 and their Reception in France (David Caron)	379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Chinese-language Film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JianbinGuo, Yu Chen, Yuanzhao Li, Zhan Liu)	398
How is Ideal Beauty Influenced by Globally Published Fashion and Beauty Magazines (Yan Yan, Kimberly Bissell)	422
Acknowledgements	447

导论

全球媒介的跨文化传播幻象

单 波 刘 学

一个全球化幽灵正在满世界游荡,它以魔幻般的方式压缩时空,促进地域的流动性、文化的流变性、想象的流行性,让我们怀着乡愁走向全球,又把全球意识植入我们的大脑,使我们变成开放而又同质的全球人。它并不与跨文化传播相向而行,只是以强大的力量把跨文化传播纳入全球化轨道,使其变成这样几种模式:征服、转化、吸收与适应、部分的吸收与文化借取、自由主义与最小限度的参与、冲突与阶级斗争以对话式参与。

现代媒介是全球化的产儿,它携带着物质交往、精神交往、传播技术的力量,建构全球时空,乃至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全球媒介。媒介世俗的眼光常常错把这一时空当作跨文化时空,以为在这里可以实现跨文化交流。可是,现实的情况是,在媒介化的世界里,所谓的跨文化传播只不过是变换了的全球化模式,是一种看上去很美的幻象。

人类在 20 世纪经历了民族国家间的巨大分化和冲突,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热战”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充满了黑暗、血腥、冷漠和隔阂。因此,当冷战突然结束,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全球化给人一种否极泰来、天下大同的感受,似乎冲突和厮杀的人类历史已

经终结^①,人们热切地谈论没有国家概念的世界公民和全球治理问题^②。但是在世纪之交和 21 世纪刚刚过去的十多年里,跨国跨文明的恐怖袭击、新的帝国主义的崛起、新兴大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诉求、地区冲突等,使亨廷顿在 1996 年提出的“文明的冲突”^③不再仅仅是书本上的预言,甚至也有很多人认为“乱世将临”^④。

全球化的文化间沟通和理解,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我们无法简单地说明哪一个真相,哪一个又是假象。它们都是客观存在,只是当我们面对高反差的矛盾现象的时候,由于超出了我们易于解释或接受的范围,我们一时间会产生幻觉一般的感受。

本书集结了媒介领域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它们同样揭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亦真亦幻的跨文化世界。“幻象”一词可能比较适合用来描述这一矛盾状态。

国家与权力

跨文化传播研究肇始于冷战之初,其初衷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向全

① Jensen, Kenneth M., Fukuyama, Francis, &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990). *A Look at "The end of histor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Fukuyama, Francis.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oronto: Free Press.

② Folk, R. (1994). The making of global citizenship. In Bart van Steenberg (eds.). *The Condition of Citizenship*.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p. 127-40; Finkelstein, L. S. (1995). What Is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Vol. 1, No. 3 (Sept. - Dec. 1995), pp. 367-372; 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 年第 1 期,20-32 页;袁祖社:“全球公民社会”的生成及文化意义——兼论“世界公民人格”与全球“公共价值”意识的内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 4 月,第 41 卷第 4 期,12-8 页。

③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④ Kaplan, Robert D. (2000). *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 Cold War* (1st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球延伸影响力的过程中的一种人际交往策略^①。这一种人际交往策略的研究在我国一般被翻译为“跨文化交际”^②,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我国外语相关专业教学与研究的内容。虽然相关研究和培训从一开始便有浓重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帝国主义背景,但是研究本身并不关注国家和权力问题,而主要关注不同文化带来的语言和非语言个体表达习惯、行为习惯等问题,以避免人际交往中间的各种文化障碍。

1995年以来,中国新闻与传媒领域的研究开始从大众传播角度关注跨文化传播^③,特别关注跨国新闻报道和对外宣传中遇到的误读、歪曲和国家传播能力问题^④——显然这些研究取向早已存在,只不过重新被放进了“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视角之中。国家与权力于是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要素。但是,我们无法确认“跨文化传播”概念的使用,是否意味着研究者在故意回避国家或者地缘政治在传播中的角色。

科林·斯巴克斯的《重温文化帝国主义》一文则指出,国家确实在近30年左右的研究中被淡化。冷战结束以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人们更多地关注全球化的问题。似乎在经济、文化、甚至政治领域,跨越文化、跨越国界的沟通成为了主旋律。国家在传播和文化中的角色被大大低估。该文希望运用重构了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框架来分析当今的国际间文化竞争关系,认为,“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文化后果再次成

① Leeds-Hurwitz, Wendy (1990). Notes in the histor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and the mandate for intercultural train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76(3), pp. 262-81.

② 何道宽: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外国语文》,1983年第2期,70-3页;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高一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越”与“超越”。《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10期,27-31页。

③ 我国最早一篇关于跨文化传播的媒介研究论文发表于1992年,但是此后直到1995年才有其他论文发表。胡正荣: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的扩展与控制——电视的跨文化传播初论。《现代传播》,1992年第3期,45-51页。

④ 关世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2期,32-6页。

为研究国际传播理论框架的重要议题。”科林·斯帕克斯无疑敏锐地感知到了超越地缘政治的跨文化传播的脆弱性。近几年,一些传统西方国家、中东国家,以及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家出于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而保护本国利益、拒斥全球化,使得建立在地理疆域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的角色越来越凸显。这些都验证了该文所提出来的分析方法的预见性和解释力。

于格·欧梯也与赵月枝的文章不约而同地分别分析了两个近年出现的与中国有关的有趣新词:中非洲、中美国。虽然这两个词的出现根源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深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存。但是这两篇论文研究了这两个词语在不同国家媒体上的话语使用之后发现,不同国家的媒体纷纷从本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围绕这两个象征着共存的词语形成了多种民族主义的话语框架。

“中非洲”(Chinafrique,法语)一词产生于2006年。于格·欧梯也的《中非洲:西方和非洲媒体眼中的中非关系》研究了法国、中国和非洲媒体刊登或者转载的使用“中非洲”概念的文章,发现当中国官方努力塑造非殖民主义的、双赢的、平等尊重的中非关系的时候,非洲和法国媒体却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形成了肯定或者批判的话语。这种话语的交错反差显示,民族国家的自身利益仍然是国际交往和跨国传播中的一个核心因素,而且不同国家的利益之间的分歧是一个显著特征,而非像“中非洲”字面上所表达的那样融合共处。因此,当国家变成跨文化传播的主体的时候,由于当今历史阶段无法超越的国家间利益分歧,跨文化传播可能会更多地表现为单方面的表达,而非沟通或理解。

“中美国”(Chimerica,英语)一词产生于2007年。赵月枝的《“中美国”的全球媒介话语分析》分析了全球英文媒体中的“中美国”概念的话语使用,发现“中美国”本应该是描述一种跨国化过程的词汇,也是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全球经济的最显著特征,但在全球英语报刊中却被置于多种民族主义框架下呈现,为英美右翼观点所主导。这种话语主导使得“中美

国”概念的社会维度在英美报刊上被边缘化。而《中国日报》也边缘化社会维度,则令人震惊。《中国日报》甚至高调推崇门迪斯的观点,门迪斯也宣称中国正在践行美国国父之命,但这种“共识”可能并非中美主体间沟通和理解的结果,而可能是优势话语主体的话语霸权的体现。该文认为,它是否预示着跨国资产阶级意识的初期形成则是更为复杂的问题。赵月枝的研究无疑揭示了“中美国”面子之下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里子。

不管中国在“中非洲”的话语表述中表现出策略性的技巧,还是在“中美国”的话语表述中表现出某种顺从美国右翼话语的结果,其实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在跨文化传播中都显得非常积极主动。洪俊浩的《跨文化传播和软实力建设》一文从民族主义视角展现了中国政府在文化和传播方面的努力——试图通过“软实力”的建设来构筑以国家为主体的跨文化传播主体。该文一方面展现了中国政府在推动文化产品输出方面取得的成效,另一方面也展现了相对的弱势,“虽然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文化产品出口已经显著地增加了,但是文化产品中的贸易逆差保持不变或者说甚至是扩大了。”作者既肯定中国政府在文化产业输出、建设“软实力”方面的努力,又批评中国政府控制太严,“文化产业的内容保持在中国政府的严格控制中,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限制了创造性。”应该说,该文触及到了新兴大国在跨文化传播方面表现出来的踌躇和焦躁,不过这个跨文化传播实际上是比较传统的单向国际传播策略。

中国的软实力建设,面对非洲国家的时候,可能被指责为新的文化帝国主义;面对美国的时候,则可能被批评为顺从老的文化帝国主义。不惟中国如此,所有的国家都在激烈的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中极力建构自身的文化传播能力。这中间既有文斗,也有武斗,或者两者相携而行。以国家为主体的跨文化传播可能正如科林·斯帕克斯所说,需要我们重温文化帝国主义,才能触摸到现实。

可是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媒介跨文化殖民,也有可能将发达国家

的现代意识和价值观念传导进后发展国家,成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媒介和文化资源。这正是默罕默德·穆萨的《BBC 全球服务广播与非洲的反霸权实践》一文所揭示的现象。BBC 一般被认为是英国帝国主义的信息武器,帮助传播和巩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体系。但是该文分析了尼日利亚听众俱乐部使用 BBC 的豪萨语(Hausa)广播的过程,发现收听该广播形成了一定的反霸权实践。殖民统治结束以后,虽然尼日利亚建立了自己的广播公司,国外其他广播也在尼日利亚播出,但是听众对 BBC 的忠实度仍然不减,因为听众信任 BBC。BBC 节目甚至成了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约定时间的标准(比如“BBC 早间节目后”)。听众俱乐部“成员们将收听 BBC 视作身份标识,通过两种方式展开反霸权的行动。听众俱乐部通过抗议活动影响国家治理,通过写信给政府来表达对政策的不一致意见。他们还利用新技术的手机干预 BBC 的内容生产。”作者认为 BBC 的豪萨语广播刺激了尼日利亚反霸权主义的话语和行动的出现。默罕默德·穆萨的研究会让人联想到但是无法简单确认的一点是,文化帝国主义也会带来有益的一面。这是一个富于争议的话题,因为英美民主习惯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和价值观念在当今不同的文化世界本身就充满争议。如果英美民主本身是帝国主义的扩张,那么该文所呈现的尼日利亚的“有益”实践则是彻头彻尾的文化帝国主义的结果。

在多民族多文化的民族国家内部,国家权力对跨文化传播也可能形成强有力的影响。郭建斌等的《汉语电影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跨文化际遇》一文,在中国内部异质文化并存的现实基础上考察康巴地区的电影放映实践,发现从新中国建立之后直到现在,汉语电影在这些地区呈现大规模“入侵”的历史和现实。国家机器通过电影放映建构了影片拍摄者、审查者、观看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而这种权力关系,是能够达到“型塑”目的的。研究发现在受访者中存在一种高度相同的关于电影的集体记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达到了一种思想统一的目的。作者认为其原因是新中国建立后不同文化区域处于高度集中的放映网络之中,相同的放映内容

以及电影主题鲜明和反复重复,使得对电影没有重新解码的协商空间。藏民族的文化鲜少有机会在电影中得到呈现。藏民族文化身份的演绎于是主要依赖汉民族视角和文化心理,这是借助国家权力而立于汉文化中心地位的一种对“他”文化的演绎。这一做法缺少基本的跨文化关怀。

新闻生产

由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交往越来越频密,不同文化之间在媒体上通过新闻如何呈现对方,变成了一个人们关切的话题。在国际新闻传播领域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对这个问题更是敏感。他们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国际新闻传播空间^①,并且在新闻生产中侵向于歪曲、冷漠地报道弱势国家的新闻事件,从而使得弱势国家在国际新闻传播空间中呈现出来的“国家形象”受损,甚至被“妖魔化”^②。

这一问题的答案当然不是让西方发达国家按照弱势国家喜好的方式报道弱势国家的新闻事件。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即便可能也不道德。在单波与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的对话中——《跨文化时代的新闻道德推理: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访谈录》^③,他们从道德哲学的角度讨论和解答了这个问题。单波指出,新闻道德的功利主义目的性、新闻道德隐含的为媒介谋利益的内在逻辑性、新闻道德的现代性主体话语,这三者使得新闻道德内含对他文化主体的冷漠特性。新闻道德需要在跨文化传播的层面进行重建。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表示认同。他认为现代西方媒介伦理“不适应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与跨文化环境”,需要“走向跨

① Thussu, Daya Kishan (2000).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 continuity and change*. London, New York: Arnold ; Co-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5.

② 李希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美国传媒是如何讲政治的。《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5期,5-17页。

③ 单波:《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想象与教育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212-22页。

文化转向之路”。单波认为,重建新闻客观性的方法是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从他者角度出发,在他文化语境中报道新闻事件^①,实现不同文本间的对话。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认同该思路,并用“解释的充分性”(interpretive sufficiency)来做阐释:“我们在进行解释性报道时,对这个事件需要提供足够的文化、历史等背景知识。”新闻专业主义的道德实践要实现跨文化的转向,还需要漫长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的积累,正如新闻专业主义从20世纪初期到中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漫长生长过程。而且要使跨文化转向变成世界范围内广为接受的新闻生产理念可能需要更加漫长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的积累,悲观的结论可能是目前还无法预测它变为现实的时间。

本书有五篇文章从跨文化视角研究了新闻生产的不同侧面,它们展现了现实的状况,也提出了一些尚需更多讨论的问题。

唐纳·马修斯的《处于边缘的国际新闻:脱离的状态》一文研究了新西兰报纸和电视新闻的国际报道,发现新西兰媒体对于国际性新闻和发展问题的报道中,74%的新闻报道关注的是发达国家。超过半数的国际性主题新闻只针对4个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美国就占据了1/4。这“不利于任何一种全球共识(global commons)的兴起,亦即一个国家的公民认识到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公民的人性共同点和共同利益所在。新西兰的新闻报道了一个脱离其受众的世界。”作者担忧的是,当国际新闻报道结构上的不平衡使得其受众脱离了全球化社区,他们便无法承担全球事务的责任,也无法行使参与的普遍权利。

这篇论文的现象归纳和道德诉求分开来看是公允和恰当的。国际新闻报道的结构性的“不平均”是新西兰媒体的现状,也是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现状。当今世界的人们无疑也应关注全球事务,逐渐形成某种全球共识。

① 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单波:论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5-12页;单波、石义彬、刘学主编:《新闻传播学的跨文化转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

但是,把现象与道德诉求直接联系起来进行阐述,却有点简单化处理。首先,作者把新闻按国别分布的结构不平衡与全球共识对立起来,其隐含的逻辑是只有国际新闻按照国别“平均”分布才是形成全球共识的最佳路径,也才没有“脱离其受众的世界”。可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平均从来不是常态,平均也更倾向于导致混乱,而不是共识。我们能够观察得到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共识一般都是建立在少数甚至一个强势主体的基础上的。这可能在道德上是不完美的,但却是现有人类历史中最道德的。而且,该文所归纳的新西兰媒体国际新闻报道的结构性不平衡正是当今世界本身结构性不平衡的反映。因此,不平衡的国际新闻报道可能不是“脱离”了其受众的世界,而是贴近了其受众的世界。那么这种贴近和反映是否是一种不道德的迎合?或者放大了受众世界本身的结构不平衡?这两个问题太过复杂,难以说清。可以肯定的仅仅是,要人们关注很多国家而不是仅仅关注少数核心国家,这超出了当今传播秩序和人类的认知能力水平所能提供的可能。

戴元光、邵静的《美国报人的中国观:〈纽约时报〉涉华政治类报道研究》研究了2009年全年《纽约时报》中的涉华政治类报道,通过消息来源的使用情况来揭示《纽约时报》“为谁说话”。发现该报在涉及中美关系的新闻报道中使用的美国政府和官员消息来源占绝对优势,而极少采用中国政府和官员作为消息来源。在报道中国与他国关系的新闻事件时,该报则比较平衡地采用中国的消息来源,可是这类事件的报道中的模糊消息来源的比例稍高。这一发现一定程度上再次验证了前文所阐述的民族国家和地缘政治作为当今世界基础性的交往主体地位对跨文化新闻的影响。不过用消息来源来说明“为谁说话”则要注意另外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新闻“驯化”的基本生产方式会使得新闻报道更多采用受众熟悉的消